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六

西陽雜俎
松蘿村泉窟者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藉於庭余卿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福固至此乎宋洋作得意之詞曰皓不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攙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陰曹兼拒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汎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路子故區。其人繩繩毅。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詆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為之乞保苗。官無貪廉。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去。則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李常之惧。妻尹氏。奇悍。少迂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鐘。常窺餌。不敢令嬾知。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

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却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馬姓。由此交日密。焚香為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虱。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曰。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頓頓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米失粒。殊不甘旨。食已。萬石單一便去。萬鍾撲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泣然曰。在

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寒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催殘。非
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
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
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窈窕。詭詭插。惟恐掃知。馬會其意。力却之。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袍袴。父子兄弟皆
感泣。萬鍾有子。善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
於其父。但少年狃害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為強項人。
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闈。漸近馬居。以示暴歌之意。楊兄弟汗体
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体妊五月。婦始知之。枕
衣慘掠。已可喚萬石跪受中。慙搥鞭。迷出。值馬在外。慚慙不前。

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又手頓足。現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攬履着已。噉啣大哭。家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解中。憫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且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竒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妻。劍刺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榜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去。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忽聞撻扉聲。急呼婢。則空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爭停如。

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耳。婦益惧。自投敗類。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以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治盡。刀畫膚草。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教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款閉。曰。榜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馬。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歛。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

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由萬石作侶、惟
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可所、婦
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
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能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
懼、長跪床下、婦不顧、哀至漏三下、欲得我怒、須以刀畫汝心頭
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惧而奔、婦逐之、犬吠雞
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乃詬詈、忽見
翁來、暗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
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額、顛覆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
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復獲、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殍

弟婦戀兒天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離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尫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慙縷如故。大駭。又聞萬鍾頊謝頊。頊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頊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躡嚙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有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忍忍之。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理須殺。即便殺却。勿惧。僕有二三知友。

都居要地必合拯力保無虧也。萬石嗟負氣疾行奔而入。連與婦遇。此問何為。萬石皇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蓋患碩尋刀杖。萬石惧而却步。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念氣填胃。如烈焰冲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擲擊無算。婦倖免無完膚。嘲啗備嘗。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下。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克狂。相集力死。救出。馬迎去。捉

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消。哈
若喪馬。囑曰。兄勿極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
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
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懼。倩婢扶起。
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
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遇。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
寤。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
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
其狀。怫然責教已。立忽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還去。由此鄉皆不
齒萬石。學使業臨。以勞行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

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相戒。無以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遣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闢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為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為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庠。次年。領鄉荐。始為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為曰。我非人。嘗

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與馬賣金贖王氏，年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縷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縷，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果則骨毛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新芒遺肉內，終不利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小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改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氏曰：此頓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

自經。縶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
行。泪下如麻。萬石擬僕。未通一言。婦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
婦為里人所唾棄。又無所歸。依群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廢寺
中。徑以為玷。陰教群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教
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悞內。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
。寧非變異。余常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
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頻笑。此顧宗桃
而勤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

魚水之愛也。第陰教之旗幟日立。遂乾綱之體統無存。始而不避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教。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光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床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卽鉄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搗。不搗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丈夫。直將代孟母投梭。掃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婆跪擲。停覩滿道行人。嘲啗嗚嘶。撲落一群橋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床。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鼎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掃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

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駢
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詳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飯依
最寬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
雙孔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骸投地。登徒子淫而忘。迴波
詞憐而成。嘲。投為汾陽之婿。立致尊崇。媚卿。良有故。若贅
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
斫樹摧花。止求色荒於悍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
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
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
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尔妾命。

薄。獨支。永夜寒。更。蟬。亮。驚。雞。喜。驪。龍。之。方。睡。犢。車。塵。尾。恨。寫。
馬。之。不。奔。榻。上。共。卧。之。人。撻。去。方。知。為。夢。床。前。久。繫。之。客。牽。
來。已。化。為。羊。需。之。殷。者。僅。破。頃。孝。之。流。者。無。盡。藏。買。笑。醒。頭。
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
陽。亦。謂。不。可。暖。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
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
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
涕。空。沾。於。荆。樹。驚。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
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豈。無。室。家。古。人。為。此。有。隱。痛。
矣。嗚。呼。百。年。鶯。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置。剝。床。之。瘡。

髯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蚕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善療妬之無加。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熱。全澄湯燬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復樓。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嗟。願此几章身葉文。洒為一滴楊枝水。馬介甫

魁星

鄆城張濟字。取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后竟落拓無成。家亦凋落。骨肉相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

何以不為禍而為禍也。

廉將軍

廉大有字若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授擢。遷偏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襲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固知為報賢豪。自命宜尔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與隣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如
殘、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
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
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
主人惧以其首、為、遂諸商鞠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
亦未有一人送官者、乃釋商、瘞女首、美人首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
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床、夢二女郎
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居

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遂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石階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二三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婦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思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湏首謝。呼左右以毡貼地。若將行礼。余惶然無以為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礼。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毡設宴。對宴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惧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女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惶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

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膈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姬者。拭
案拂坐。磨墨濡毫。又一畫髻人。折紙為乾。置腕下。略寫一兩句。
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稿脫。爭
持去。啟呈絳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
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

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妬為心。濟惡以才。妬同醉骨。射人於
暗。奸類含沙。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
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
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怙寵日恣。因
而肆狂無忌。怒號萬竅。響碎玉於王宮。潮溽中宵。美稟聲於

秋樹。倏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灑瀨堆中。生江之浪。且
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簪鈇忽猷。破離人之幽夢。尋惟
下榻。反同入幕之賓。排闥登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
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曲裾。幾掠妃子而去。吐紅
絲於碧落。乃敢日月成闌。翻柳浪于青如。謬說為花寄信。賦
歸田者。歸途練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
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聲入乎
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太后之召。欲連花開。未絕坐客
之纒。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
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草皆

成偃。吼奔而至。尾欲為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
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斬。彼有取尔。
牽瑤台之翠帳。於意云何。至于海鳥有靈。尚依曹門以避。但
使行人無恙。願喚尤卽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
高士。卽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卽自大。恃貪狼
之逆氣。漫以河伯為尊。梓林俱受其摧殘。蒙族悉為其蹂躪。
紛紅駭綠。掩苒何窮。劈柳鳴條。蕭騷無際。雨零金谷。緩為藉
客之裊。露冷華林。春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却而翻飛。
朱謝離闌。雜珮紛其零落。感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愁。覓殘
紅於西東。五更非錯恨。翩翩江漢女。弓鞋漫踏春風。寂寞玉

接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字為情之怨。尋勝者作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發無端之蹀躞。催蒙振落。動不已之瓓珊。傷哉綠樹猶存。較之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旗不豎。惜者賈涕誰憐。墮涸沾鷓。單芳魂於一日。朝容夕悴。免荼毒於何年。怨羅裳之易閒。罵空閨於子夜。詎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詎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群與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籬籬有志。且看鷺倚燕侶。公覆奪愛之。請與蝶友蜂媒。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旌。用觀兵于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焰。洗千年粉黛之冤。砥爾豪傑。

銷萬古風流之恨。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糠如丘。家人日取為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強而后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烈。但日色蒼皇。不辨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破啖。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拌餐。可以指。教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杯黍供生。筵中入曾莫之。

禁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烈金摘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嘿念狐與我遊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云。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當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為度名曰跪香。才視衆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即跪又偽為膝困無力狀。

故以手據女即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亦膝行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即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亦出。履其迹不知其往。心無望，快而。行途中見女即從。媪似為女也。母者才益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奉禮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冥加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為貴。公少富王孫也。才竊喜，漸瀆詰媪。自言為雷氏，小女名鞏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遙，母如此，踏，妹如此，織，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頗當母意否。媪以問女。女不應。媪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

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况不能為過。使兒作婦。才聞朴誠。自表切天。曷日。媼喜充諾之。女不樂。鞫然而口。母又強拍。悲之。才殷勤手于索。覓山堯二。昇媼及女。已步從。若為僕。過隘。輒訶堯夫不得。顛推意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於出媼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遠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有餽才。既履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國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即若人之當不須憂。借活才。唯口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縫至。才歸掃戶圍。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平苦。遂去。次日。即有男。

女數輩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作溫飽惟日引里無賴朋飲竟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妨鬼一日博黨歎門訪才窺見女適已然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真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為賸金可得百為妓可得千已金在室而聽飲博無貨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敘戲時已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已擊卓拋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即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貧分即憂乘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已佐經營才搔首曰其

值。幾何。又飲火時。女曰。妾於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值或較婢多。才故憫。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諫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瀆就矣。女曰。母以婿家負。常亡繫念。今意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即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願自樂之。保無差憾。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趨闥入。見樓舍華好。婢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詣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騰妓所不甘。

從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婦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為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故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豹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作汗腥。膚垢欲傾。搨足手跛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座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儂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姬連衿臂旋。圍遶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

不如殺却何須復云云才大惧據地自投但言自悔女又
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舍人賺作
倡言未已衆皆裂卷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脇腠才號恚乞
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却渠便不仁義我不忍殺釵乃率衆
下樓去才坐聽移時聲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
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
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惧墮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茫
不知從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殺嘶一身盡瘞眼耳鼻舌
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縵來縋而下取置
崖上卷將遠覽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如敗寺牀

麓什器俱香。惟有繩牀敗業。是已家日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為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賃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武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后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瘞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之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鬼之友。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狃和子。誘人淫博。為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迫於身無襦。婦無袴。干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

無時不繫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加於齒。清夜半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々想未落時。厯々想將落時。又歷々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々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釜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戒哉。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繫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之。堂中肉於菜。酒於盆。甚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

幅裙屈一足作箇羊舞。兩人投臂，左右扶掖之。婦刺之，瑣絮似敬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盡數鼓亂，過如雷。蓬_二聒人耳。婦吻鬪，翕雜鼓聲，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眈_二全須人失扶，則臥。旋忽伸頭，巨躍離地，又有咫尺室中。諸女子凜_二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嚙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_二。亦不得聞鼓教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焚燭，偃倭問休咎。視樽中，盞中，案中，都空。望顏色，察嗔喜，肅_二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誅者。神已知，便指某冊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誅者自顧，蓋然已裸，輒于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

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放騎，假虎，執長兵，舞榻上，名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殺，僮倖，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憲來窺，輒被長兵破窓，刺帽挑入去，一家媼媳姊若妹，森々縮々，履行立無歧念，無懈骨。

○○○大力將軍

查伊曠，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拜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教人掘耳，力掀舉之，無少動，蓋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糗脯，堆案，鐘

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篋內、往返數回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積、一座盡、駭查問、若個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伍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后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晤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

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候而將軍樞倭益恭。肅客入深。
啟三四闕。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解。屏足立。將軍又揖之。
少間登堂。則捧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
軍頗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
衆姬捉袖衿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
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
憶舉鐘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坐於下。酒
闌。群姬列侍。將軍入室。請枉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
於寢門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
見將軍日無別作。惟點教姬婢養所卒。及驟馬服用器具。

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亦深叩一日執籍
謂查曰不可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
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所出藏鏹數萬亦
兩置之按籍點始古珠林几堂內外羅列充滿查因止之
將軍不顧稽婢僕姓名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斂罷且囑
敬事先生百穀悚應又親視姪婢登輿廐卒投馬驟闌咽
並發乃送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
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
之報其慷慨豪爽猶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

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鴻儒得左道之書。能役鬼神。小試之。觀者盡駭。走門下者如鶩。於是陰懷不軌。因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令人自始或撲頭。或紗帽。繡衣貂蟬。現形不一。人益恠愕。由是道路遙播。踵門求見者。揮汗相屬。徐乃宣言。凡鏡中文武貴官。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退縮。因以對衆。自始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衆相視而驚。大衆齊伏。徐乃建旗秉鉞。罔不歡躍相從。萬符所始。不數月。聚黨以萬計。滕嶧一帶。望風而靡。后大兵進。勦有

都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冠出二雷、營女與戰、女俱獲、刃如霜、騎大馬、噴嘶甚怒、飄忽盤旋、自晨達暮、彼不能傷、彭、亦不能獲也、如此三日、彭覺筋力俱竭、哮喘卒、迨鴻儒既誅、捉賊黨、械問之、始知刀乃木刀、騎乃木橙也、假兵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飢、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不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止何父母、繼歿、子然一身、受童蒙於洛、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齋也、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

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并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以字紙義繡。綫女。啟視。則其手翰。奇鄰生者。反復之。似愛好。為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僕。聊合之。女嘿。不語。婦以意授夫。鄰生故典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鷄環。託妾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歡。及晤生。支笑曰。文與卿。似是西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飲昏。先挑燭據。密自哦。為丈夫率。听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瓶。頗通。而再試。再點。身名震。

落囊殮不給撫情寂寞。嗷二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并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懼喪。聞妻言。睨賜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塲屋。便以功名富貴。似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項。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藥苦。直宜使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為卿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偽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况否。生視之。儼然一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貲道。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

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卹頤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剪髮雖奴為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弟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矯然駭異或排闥入而迫之一揖便亾去客見丰采又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顧勢焉叔兄者之惟輒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婚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第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游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將王族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

者歸后。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明尚
華。天下大亂。乃告嫂曰。竇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薦苴。
不能自立。貧氣自為。以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
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絮滿焉。於是使
生冰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資購去。謂
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
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回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
相傳為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辜息矣。搢紳拜往。尊生
以侍御禮。生羞裂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與。蓋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
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帶冠
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生。墻下以候。同游覺少。憐。忽若
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尾龍
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爺何至
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白牒。張疑其候將為查驗。乃厲
曰。謹之此。勿他適。恐一送矣。將難救。脫遂去。久之不出。惟
持牒人來自認其候。釋令歸。別杜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

容色美好，悅而尾之。下道起，小徑行，數十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人入一室，實心識為王氏賣酒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覺身在筊中，與諸小猥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惧，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癩癩矣，還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言？」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部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番蒼頭門之而死。

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寔終夜無所沾染。常宿部部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部即以是契重之。家蒸食，又有鼓盆之戚，茆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部假廢第，部部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部，且曰：鬼何能為？部部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遂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卧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視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生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者掩口。

匿笑生覺心惶已、苦不自持、即息爾然、端念卒不顧女、近以左手持髻、右手輕批頤頰、作小响、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憧、晷不瞻顧、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痒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俟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撫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起、呵之、飄竄而去、既寢、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而鳴、乃寂無聲、生姑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既日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拳、生怒、捉之、即以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

按孝讀少者潛於腦后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生以哂
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使都殺却女子即又不惧因戲之
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灶折
薪波未為生執爨生頰而燙之曰兩卿此為不勝慙跳耶
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碗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
德女笑云飯中渡合砒鮑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
此相加噉已復盛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漸稔持
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
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痴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
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麤質寧獨無情但陰

冥之氣中人死不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
如不見愛何死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死一狂生二女相
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特袴於地亦
置不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遂別小謝伏案頭探管
代錄見生擲筆晚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踈整
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深此僕教卿為之乃推諸懷把腕而
教之畫秋容自外人色乍變意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嘗從
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
覺者遂托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
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

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做畢，祇坐几前。聽生日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己。自顧不如小謝，有慙色。生獎慰之，顏露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孤背，卧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月，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慙，粉黛淫已，泪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顏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異，以金如意一鈎為贖，生令與秋容執一燈滿堂，吟晤於此，設鬼帳焉。卽卽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酌，唱小。

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陰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泪相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訊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口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簡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于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言，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都院出，三郎逸道殺，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日如年。忽小謝愴惋，歎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御

滕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
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
波。焉出金三兩。跛躄而沒。劾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
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捉生面鞠
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劾院悟其寃。釋之。既歸。竟夕無
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憮然曰。三郎在劾院。被解神押赴冥
司。冥王因三郎義介。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杖投城
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然曰。黑老魅。何敢如
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
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

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口。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相逼。今夕忽放棄歸。曰。我無他意。亦亦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曾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與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子。執不可。然挽頭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妬念全消。會一道士。望遇生。願謂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道者可活。生拜受歸。隔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作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輦過。秋容直入棺。

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孀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乃共驚疑。俄聞棺中有氣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歎歸。女不從。遂入生齋。偃卧不起。郝乃識婿而去。生就視之。面靨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叙平生。忽聞嗚。亡然鬼泣。則小謝哭于暗隙。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媪齋送香奩。居然翁媪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為慘動。不能成合卺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

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
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
合典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未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
九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擐
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灼人。微笑曰。跋履終日。德程矣。被
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遇好廬舍。道人載興俱
來矣。得見其人。便相交付耳。歛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
之。翕然合為一休。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逗去。拜而送
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
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

語以事過生。留教日。小謝自隣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阻。小謝側身欲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事深駭物。听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一獻。妻孥乃入內室。使小謝次狗。裝出。蔡大驚曰。直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其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却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初奔女者。能遺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為

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縊鬼

苑生者宿於旅舍。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襖衣置榻上。又有鏡奩掃篋。一列素頭。乃公。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開奩對鏡。擲掠已而髻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區沃盥。已捧帨。既持沐湯。公婦解襖出裙。屐炫然。新製就。看之掩衿提領。結束周至。苑不語。中心疑怪。謂兄奔婦將嚴裝以就客也。婦裝訖。出長帶。垂諸楹而結焉。訝之。婦從容歧鬢引頸受縊。方一着帶。目即合。看即墜舌。出吻二寸。詐顏色慘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渺。

主人曰曩子婦經於是女乃此乎異哉既先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寬之極而至於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頓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上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畫工

吳門一畫工喜繪呂祖每想像神會希幸一過度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有辟丐飲郊郭間內一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疑呂祖諦視愈覺其確遂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求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轉盼遂杳駭嘆而歸至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專凝將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為仙我使見一人可也即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袒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乃華娘也子謹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曰已記之又曰忽忘却俄

而覆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像而歎之。後數年。偶遊都會。董祀卒。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詣工尋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某息憶念夢中覆者。得無是耶。以圖呈進。官中傳覽。俱謂神肖。上大悅。授官中書。辭不受。賜黃金。名大諫。貴戚家爭膏重幣。求為先人傳影。比懸空摹寫。無不肖。決辰之間。累數萬金。萊蕪朱拱奎。曾見其人。

○○○林氏

濟南剛安期。素桃達。喜狎妓。妻沈。戒之不能。妻林氏。笑而賤。會北兵入。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許之。適兵佩刀繫。沫頭急。抽刀自刎死。兵舉而妻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厥痛悼。性

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頓呻。輕扶其項。以竹管滴濕。灌飲。能咽。戚極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惟首為頸痕所穿。常若左顧。戚不為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勝。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崇誓不二鬼神。鑒之。即嗣續。不承亦吾命耳。若不應。卿豈老而不能生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臥其床下。既久。陰以情告。婢曰。並無。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所。卧少間。聞林床上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拒却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去。戚仍孤眠。林又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

妻生平從不肯作不速之客。疑而摸其項無痕。知為婢。又叱之。婢慙而退。及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曰。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豈不辱甚。戚曰。倘背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曰。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卧。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何人來矣。深愧錢鏐不利。登此良。曰。婢不語。婢及舉事。小語戚曰。私處小腫。頭強不任。戚體意溫。卽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從此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氏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時復如何。戚曰。

留。惟。當。母。林。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媪。抱。養。母。家。積。
四。五。年。又。產。一。男。一。女。長。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請。書。林。半。月。
輒。托。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成。時。已。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
兒。女。林。乃。竊。為。上。鬟。送。至。母。所。林。謂。成。曰。日。謂。我。不。嫁。海。棠。
母。家。有。一。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值。成。初。度。林。先。期。
治。具。為。候。賓。客。成。嘆。曰。歲。月。為。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
不。至。凍。餓。所。關。者。膝。下。一。點。耳。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
然。欲。得。男。而。亦。甚。易。何。况。乎。成。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使。索。
而。男。林。曰。易。耳。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壯。子。女。咸。與。俱。歸。
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成。駭。怪。不。解。

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如始為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
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其母乎戚感極涕泣遂
迎婢歸偕老焉

異史氏曰女有存心如林氏者可謂賢德矣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崇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蓄而萬將
取作服見捆卷如故解視則遺寶而中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
不堪其苦亂詆罵之岳解止曰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
矣崇益甚一日夫妻卧未起狐攜衾服去各自身躡床上望空
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床頭視之不甚脩長衣飾紅

外襲雪花比甲。岳着衣攝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幸勿相擾。請以爲女。何如？狐曰：我蓋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爲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專崇其子婦。履穢著珥，往彙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婦，取擲詬罵，腥孤並不精克。岳祝曰：兒女輩皆呼汝姑，何事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自羞，敢與人爭。淫子耶？時婦坐衣筒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熱如籠，啟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

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血流幾髮。岳蓋惡之，西山李成文善得水，因帶膠之。李以泥金兩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柱上，擬作柄，備貯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曰：「牆若穴，伏。李即執手書符其處，既而岳步庭中，叱移時，即見家中。大豕並來，帕耳戩尾，若聽教誨。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叱，豕鳴。又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余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曾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固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矣。』徧搜之，見烏鴞在廡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

一酒甌三咒三叱。雞起徑去。聞執口作人言曰。高四祭。數年
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携去。或見其壁間掛數
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具以次縱之出為祟。因此獲聘。金居
為奇貨云。

○○細侯

昌化蒲生。設帳餘杭。偶涉塵市。經臨街閣下。忽有嘉奴墜肩
頭。仰視一離姬。僿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
知為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真
想終宵不枕。明日程後。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貸
同人。敲金如干。携以赴女。軟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

賦銅盤夜未央。床頭小語麝蘭香。新裝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
亭楚王。細侯盛無日。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若既無婦視
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
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做作一首。恐未能使佳。為觀聽所譏。尚
得相從。幸以教妾。因問生家田產幾何。荅曰。薄田半頃。破屋數
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為也。四十畝
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黍。織足足縮。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
相對。君請妾織。暇則詩酒。可遣千夕。妾何足貴。生曰。卿身價
約可幾多。曰。依媿貧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
豈穉。不知重貨財。得輒歸。汝所私者。臣。無多。君能辦百金。

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窶，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于湖南，屢相見，格僕因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復歸，幸耐相候。細侯曰：諾。生即棄館南遊。至則令已克官，以墨悞居民舍，官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僞答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師，因被逮，固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得以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毋語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慕細侯名，託媒於媪，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誠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吏，使久錮之歸。苦媪云：生已瘦死。細侯不信。媪曰：無論滿生已死，縱或

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厭梁肉乎。細
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齋數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
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
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朝夕哀哭。媪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
劬，汝成人二三年，得報日亦無多。既不願齋，又不肯嫁，何
以能活生。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衣服簪環，供給豐侈。年
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乃昭雪出獄。始知賈之錮已也。然念素
無嫌隙，反覆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得歸。既聞細侯已
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媪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
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携所有

以歸滿。凡買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訟于官。原其情，竟置不問。嘻！破鏡重歸，盟心不改。義實可嘉。然必殺子而行，未免太忍矣。

○狼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歎一狼來，瞰擔上肉，似甚垂涎，隨屠尾行數里，屠惧，示以刃，少却。及走，又從之。屠思狼所欲者肉，不如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懸于樹間，示以空擔。狼乃止。屠歸，昧爽往取肉，過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繼死狀，大駭。遠巡近視，則死狼也。仰首細審，見狼口中含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皮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是可笑也。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剩骨。途遇兩狼，綴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又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而兩狼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以薪積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暝，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露其尾。屠自后斷其股，亦斃之。方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而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

狼自山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出不去但思無計可以死之惟
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狼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極力吹移
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
口張不得合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
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劉亮采

濟南懷利仁曰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
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曰只在此山中聞處人少惟我
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
酒相歡爇而去越日復來更加款厚劉云自蒙下交分即最

深但不識家何里馬所問與居胡曰不敢諱某實山中之老
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君福亦不敢為
君福幸相信勿疑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叙年齒胡作兄
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之嗣史怒云公勿憂
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僅算數已盡投生有期
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
史搔首曰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史來曰我今至矣既
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既長身短言詞敏識絕類
胡少有才名士辰成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故以秦楚
燕趙之客趾踏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 蕙芳

馬三混居青州東門內賣麵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

一日媪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稚而甚朴光華照人媪

驚詰之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於家媪益驚曰娘子

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媪拒益力女去越

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妾肯納我乃言不然無庸

問媪曰貧賤庸保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床頭戀

忘殊殷媪曰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出門媪窺之西去又數日

西巷中呂媪來謂母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為賢

郎婦胡勿納母以所疑為逃止具白之呂曰烏有是如少垂憐

各在老身。母大喜諾之。呂去。媪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恭伏。起拜。盡禮。告媪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媪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繩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在。于前。即令伏地叩。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于宮殿。几屏簾幙。光耀奪目。驚極不敢入。女下床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媪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蕩漾。即起。欲出行。法女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

革袋執向扉後。稽上。撼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擘盛炙。觸類更勝。飲已而寢。則花綉錦袖。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塵依舊。女子共哥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曹托乎。媼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透作合之義。呂見其忠麗。愕貽良久。即亦不辭。唯上而已。女贈白木椀。共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為堦。上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為白金。馬自得婦。頰更舊業。門戶一新。箇中物錦無數。任馬取着。而出室門。則為布素。但輕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請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

別擇良耦以承塵墓。我歲月當一至馬。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耦良歡。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坐。便道裏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語勿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龔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朴訥。並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蕪蕪。若奚取哉。於此見人之貴。朴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曰。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於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在。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嬪宮薄暮醉歸，過其處，見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已，叟曰：「曛暮難行，姑留宿，何如？」徐亦疲殆，遂止宿焉。叟命家人具酒奉客，且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君清門令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淑踏不知所對，叟即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戎冠博帶，若四五輩，先後而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渡，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天婦入，憐館，同爰止，徐

問其族姓。女曰蕭姓。行七。又細審門閥。女曰身雖陋賤。配更胥。當不辱。寔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歎。暱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虛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姊。甚乎。喜。或不拘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及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木。橫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戲為除館。設榻其中。閤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相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啓門曰。新人得。女已在室耶。及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橋起逆之。夫妻天愕。女掩口局。而笑。恭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搨作不待驅使。一日曰。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知吾家不饒。將先膏饌具來。但煩

吾家姊上烹飪而已。徐告妻，已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載來釋担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窓一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掛屋角，謹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皆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飲，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嬌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噉，惟留四盃，不加匕箸。羣笑曰：「夫人為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寫幅裳，云是新寡女，呼為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觴政，徐為錄事，禁笑謔。六姊

頻亂連引十餘爵。既然。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止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與徐卽。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已懷念不釋。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姑。潛除。都復烏有。意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其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為士人。見而悅之。為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帖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將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

無憾彼感此意允其所請適以兒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柶之緣也過此即非所望後設筵再詔諸女惟六女不至徐疑女妬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妾相見罪彼寔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相別矣請為君極力一謀用解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然履虛頃刻至其家黃鵬亮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年以殘年衰慵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姊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以至俯首蘭麝不似前此之諧少時更媪

辭去。女謂六姊曰：姐已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即何宜相近。女執西人發，強使易飲，曰：叻已接矣。作態何為。少時，七姐亡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携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圍。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世迫不知所為，而女即已竄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千餘人，按鷹探，而不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托言迷途，問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曰：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窟宮也。快而歸，尤異。七姊復至，晨占雀喜，夕下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珏談。

○亂離二則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閣有日矣。值北兵入境，父兄恐細弱為累，謀妝送戴家，修飾未竟，亂兵紛入，父子分奔。女為牛录俘去，從之數日，殊不少狎。夜則卧之別榻，飲食供奉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上下，儀采都雅。牛录謂之曰：「我無子，將以汝繼統緒，肯否？」少年唯唯。又指女謂曰：「如肯，即以此女為汝婦。少年喜，願從所命。牛录乃使同榻，浹洽甚樂。及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陝西某公，任益秩，家累不徙。值姜瓖之變，故里陷為盜藪。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里絕烟，無處可詢消息。會以

復命入都有老班役喪偶貧不能娶公賚數金使買婦時大
兵凱旋俘獲婦口無算裨標市上如賣牛馬遂携金就擇之自
分金少不敢問少艾中一媪甚整潔遂賻以歸媪坐床上細認
曰汝非某班役耶驚問所知曰汝從我兒服役胡不識後大駭
急告公公認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憤之班役以金多不屑謀媪
見一婦年三十餘風範超脫因賻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
班役耶又驚問之曰汝從我夫服役如何不識班役愈駭導見
公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日而母妻重聚喜極乃以百金
為班役娶美婦焉此必公有大德故鬼神為之感應惜言者忘
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吳史氏曰矣崑之禍玉石不分誠然若公一門是以聚而傳者傳也董思白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責也悲夫

養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到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天蛇故遊人絕跡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夜無歸宿避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兇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睨客大惧道士以掌擊其額呵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旋其中一室盡洒客大惧道士曰此平時所養養有

我在不妨所。患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駭咽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卧處。半繞梁間。壁上土搖落有聲。客益惧。終夜不眠。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埽上階下。大如蓋。踐者行卧不一。見主人皆有吞噎狀。客依道士肘腋而行。使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居蛇佛寺。寺中僧人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_上皆圓類。鷄項疑問。寺僧殺鷄。何乃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蛇也。須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奚足怪。因以火炷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座下。有巨井。中

一有蛇粗如巨鼃，探首井邊而不出。藝穴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為害，佛坐其上，以類之，其患始平云。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屬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遊戲其中，髮裁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是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婿家否，女醜然曰：無也。成曰：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已，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還，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用為。

媿無不諧。成曰諾。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恐拂其意。遂
浼崔作冰。焦責聘財。棄事。幾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
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
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病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
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一日有媿。年四十八九。紫
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亂無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
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
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黧。有一二頰。肖其母。觸懷大悲。自念其身
無縫紉者。遂邀歸。執子禮焉。媿喜。便為炊飯織屨。功勞若
母。拂意輒謹之。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

平。幸可無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為
兒娶之。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
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
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為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
一日。既夕。戒成曰。獨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公
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喧譁。出視。則一女子坐
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
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
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
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我便即是胡某。卿羞角耶。女收涕而

駭不信相將入室就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乃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移家窺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遂詣其家女泣不鹽梅家中炷置車上途次女顛墮其下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媪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謬言旦晚將至矣乃去咸詰知情事始悟媪神人也夫妻焚香共膝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僮人婦奔伏澗谷一夜諫言卷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上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逝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

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啓謝曰視其馬
化為金毛吼高丈餘童子起乘而去母以手搥門豁然
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
起一門徵慰媪是觀音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
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餓鬼

齊人馬永貧而無賴鄉人戲名為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
百結鷄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畫棄之不以齒邑有朱
叟者少携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歸其鄉大
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人始稍亡禮貌之一日值馬

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厝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資復置。仍蹈故轍。常恨與朱邕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頭上蔬而煨。具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馬哀免。願為先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資。故挑其怒。乃以刀自斃。証而控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公憤。質于縣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頭。三日斃。馬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叟生子。叟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庠。後考試寓旅。即晝卧床上。見壁間志。糊舊紙。視之。

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志之。入場通遇此題錄之
得優等。食檣馬六十餘補臨邑訓導。數年曾無一道義交
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齷齪笑。不則聽毛一寸長。稜七若不
相識。偶大全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烈如治盜賊。有
訟去子者。即富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
近七旬。臄腫聲聒。每向人物乞烏雞藥。有其生素狂倒
苗根。俗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已
早夜亡去。因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狀下。謙抑盡禮。

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之。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行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厲，黜鬼王。初見之，則應割髀肉。沈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豈子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扉宇不甚弘敞，惟一室高廣，堂下兩榻，東西並，綠書大，于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耻。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色。一聯云：「校曰序曰扉，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

官已出，髮髮點首，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捺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有十餘人列侍，平擗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退，却鬼王已階，階揖生上，便問與居，生但諾。又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取，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檄，檄中一獐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呼，殺，嗔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毒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命止割，橋履迎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將控。

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鬼也。此輩
閻羅道。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
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訴已。立命諸鬼。縮絛提鉗而去。少頃。鬼
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
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七世。
不得發迹也。鬼乃蓄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抽筋出。
亮白如練。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託。有二鬼押去。
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挽逆過市。見一戶垂朱
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
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為僕來。而今

踴上而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望秀才去遠。急趨入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曰。柳氏。小字秋葉。一嫗出為具肴酒。酒闌。入帷歡愛。殊濃切。訂昏嫁。嫗入曰。薪水告竭。要我郎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囊空虛。愧惶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會携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即奉贈。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葉頻感。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嫗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值耳。嗚呼。不滿志。與女俱入。生慚。移時猶莫女出。展別再訂前約。候久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女自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眦相對。大惧。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屋肆之間。歷兩昏曉。淒

意含酸、香腸鳴、餓、進、退、不能、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
何、尚、未、歸、而、簡、囊、若、此、生、頤、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
為、花、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
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
生、至、家、乃、別、而、去、坐、暴、絕、三、日、而、甦、虛、亡、為、家、人、言、之、

閻羅

沂州徐公星自言夜作閻羅王州有馬生亦然徐聞之訪
諸其家問馬昨夕冥中處分何事馬曰無他事但送左鄰
石升天亡上墮蓮花一朵大如屋云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
而頰俱有癥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曰舊歲客雲南
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崕巖不可得出因共繫馬解裝傍樹
棲止夜深虎豹鷓鴣次第舉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
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圍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攬馬而食六七匹
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頰如貫魚狀貫訖提行
數步條毳折有聲大人似恐墜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
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見大人又導
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坐樹下往來巡視

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咽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
人之給已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偃接順受。不敢少爭。俄而
俱全。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之。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
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金坐曰。
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措制。待舍珠歸。可與謀也。無何
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來。諸客叩伏而告。以故。女子曰。久
知兩個為孽。不圖凶頑若此。當即除之。於石室中出銅鏈重
三四百觔。出門遂遁。男子焚虎。由餉客。由未熟。女子已返。曰。
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於
脛骨焉。衆駭極。問其姓氏。不答。少間。由熟。客創痛不食。女

以樂屑徧糝之痛頓止。天明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關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益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巖友于最敦。巖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從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為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愈達巖。時巖妻偶未婚。喜竭貲聘波斯。以歸。莊聞怒奪所好。途中偶逢。大加詬罵。巖不服。遂

嗷從人折筍管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慟。具造赴郡。並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念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烏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杲無計可施。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而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塞。冰雹繼至。身忽然痛痺不能復覺。頓上舊有山神祠。亟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內。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濕。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躄若犬。自視則毛茸類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

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山伏舊處。見已屍卧叢莽中。始悟前
身已死。猶恐葬於烏窩。時邏守之。越日。莊始經此。虎暴出
於馬上。撲莊落。斃其首。咽之。焦桐返馬而射。中虎腹。斃然。
遂斃。果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厥以歸
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果但臥。寒澁不
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床頭慶告之。果乃自言。虎即我也。
遂述其異。由此傳播。莊子痛父之死。甚憐聞而惡之。因訟
果官。以其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
之殺以為生。仙人之術亦神哉。然天下事。足髮指者多。

矣。使初若常為人恨。不令暫作虎。

董公子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嚴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僕調笑於中門之外。公子見而怒叱之。各奔去。及夜公子偕僮卧齋中。時方感暑。空門洞敞。更深時。僮開床。上有聲甚厲。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靴聲剝剝。一偉丈夫赤面脣髯。似壽亭侯像。捉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床下。聞床上支榻。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响。乃去。僮伸頸漸出。見窗櫺上有晚暈色。以手捫床上。着手沾濕。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昏而久之。血盈枕席。

大駭不知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樹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官審知為公子家人。渠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閨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並無。公子駭異。趨赴公庭。見其人。即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于小人。以前婢既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响。若崩裂。急起呼之。不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床。皆截然斷而為兩。木由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斫者。閨公之靈蹟最多。未有奇於此者也。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棲遺制因致陳其狀於州尹
尹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為一白髮
吏上與居人通弔問如世人禮自云行二都呼為胡三爺適有
諸生謁尹間道其異尹為吏策使往問吏時東村人有作隸
者吏訪之果不誣因與俱往即隸家設筵招胡三至揖讓酌
酢無異常人吏告所求胡曰我國患之但不能為君効力僕友
人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申謝胡臨別與
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領教胡果導周至周亂鬻
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
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先用武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

不敢辭。吏轉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游移不敢即應。周
已知之曰。無畏。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喜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
罵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歸。志遵所教。俄聞
庭中攻擊刺闢之聲。踰時始定。啓闥出視。血點已盈階上。墀
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殘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
拱手笑曰。蒙重托。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
如主客焉。

○○○ 鵠異

鵠類甚繁。晉有坤星。曾有鵠秀。點有股。煤。梁有翻跳。越有
諸夫。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天婦。雀花。狗眼。

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幼量
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
以新草熱則投以藟顆鵠善睡且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
張在廣覆陵以千金購一鵠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
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驚諸鵠
可以免痺股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鵠家無如公子最公
子亦以鵠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
問之各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遇聞畜鵠最盛此亦生平
所好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
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養鵠之能事矣僕亦携有一

西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塘蕭條。心竊
疑惧。少年指曰。請勉行。寫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
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鵲鳴。忽有兩
鵲出。狀類常鵲。而毛純白。飛與鴉齊。且鳴且開。每一撲必作
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鵲出。大
者如鸞。小者如雀。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
聲。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翻。如
燕子。落蒲葉上。聲如碎類。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
聲變如磬。兩鵲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
之。張嘉嘆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次分愛。少年

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以鵠去。仍作前聲。括二白鵠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啓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鵠。大如鷄。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小墓樹二栢焉。與家人抱鵠駭嘆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鷓雉各三。雖咸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為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鵠幾許。公子唯以。以。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

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鶻應遂二白
鶻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
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
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鶻乃俗所言靸靸者也某
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嘆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
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以明珠暗投致殘鳥錢
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為鶻所養白鶻皆從之飛鳴遶去
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故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而叱
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所嗜之物好者更多

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痴也

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家無慧僕以老傭往及門傾水出魚索梓而進之及達主所魚已枯斃公子笑而不言以酒痛傭即烹魚以饗既歸主人問公子得魚頗歡慰否答曰歡甚問何以知曰公子見魚便欣然有笑容立命賜酒且烹數尾以糶小人主人駭甚自念所贈頗不粗劣何至烹賜下人因責之曰必汝蠢頑無禮故公子遷怒耳傭揚手力辯曰我國陋拙遂以為非人也登公子門小心如許猶恐曾斗不文故索梓出一勺排而後進之有何不周詳也主人罵而遣之

靈隱寺僧某以茶得名。鑄曰皆精。然所蓄茶有數等。恒視客之貴賤。以為烹獻。其最上者。非貴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一日有貴官至。僧伏謁甚恭。出佳茶。手自烹進。冀得稱譽。貴官默然。僧惑甚。又以最上一等烹而進之。飲已將盡。並無贊語。僧急不能待。鞠躬曰。茶何如。貴官執瓊一拱曰。甚熱。此兩事可與張公子之贈鵲。同一笑也。

○耳聾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有好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為王所覩。遣與馬直入其家。女子號泣不伏。強舁而出。王亡去。隱身耳聾政之墓。冀妻經過。得一遲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

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
丈夫出。手握白刃。氣象威猛。厲聲曰。我冢政也。良家子豈
強占。念汝輩不能自由。姑且有恕。寄語無道王。若不改行。不
日將抉其首。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
墓歸。猶惧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是淫
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于軹深井里也。其銳身
而報知己也。有豫之義。白晝而屠卿相。有解之勇。皮面自
刑。不累骨肉。有骨之智。至于荆軻。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
使絕裾而忤。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還也。

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強者矣。聞之野史。其墳見掘于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噫。聶之賢於此。蓋倍。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忽有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洩。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得為題。為文。則閉門枯坐。少時。諱然大笑。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紙成矣。脫稿。又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响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譁。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

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爲其名。從此存狂詩酒。著有期草四卷。趙拔可誦。

異史氏曰。聞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問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禳革。如此主司。寧非悠。

學師孫景夏往訪友人。至其窓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嗥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點點笑談耳。邑宮生家畜一驢。性甚劣。每途中。遊徒步客。拱手謝曰。適忙不遑下騎。勿罪。言未已。驢已激熱。伏道上。屢試不興。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爲作客。已乃跨驢。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過客語。驢果伏。便以利。

鮑妻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言書於內曰不遵下
騎勿罪少頃又言之心大怪異叩扉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
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是傳矣

○狐懲媪

某生購新第常患狐一切服物多為所毀且時以塵土置
湯餅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出至暮不歸生妻備饌供客已
而偕婢啜食餘飯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
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膈氣問婢曰云不知食訖覺慙媪
上熾不可醫忍強自投柳燥渴愈急苦思家中無可奔者
惟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

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為此歎行。婦高流連，各比罵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窓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為若此？忽憶枕中香，得母媚藥也。檢包中藥，果狼藉滿案。葢瓊中皆是也。稔知吟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耻無以自容。展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難以見人。乃解帶自懸，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晡後方歸，見妻卧，問之不語。但盥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道婢去，始以實告。生嘆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為人。遂從此痛改，往行，孤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相戒不蓄媚

藥者亦猶人之異兵也。而狎床第也。寧知其毒有甚于鴆
鳩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况人之
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携有蓮實、菱藕入室。并置几上。又有
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生新歸。携酒登堂。
生倉卒置床下。而出。全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已入內。
急燭牀下。盎水已空。問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向
尚尋也。生憶者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
曰。痴孽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尚怒子不
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醫切耳。生

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為戲。

山市

真山市，邑景之一也。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為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唯危樓一座，直樓霄漢，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愈小，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

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烟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江城

臨江高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奇屢稜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能惜之不忍少拂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携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即艷美絕俗從以小環僅

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視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河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良久。移時始別。兩情戀之。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入袖中。易以已巾。僞謂媒曰。高秀才非他人。分得謀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中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寓。何足匹偶。生曰。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不能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嗔不容粒。母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粗儻無賴者。比我請過其家。倘其女可偶。當亦無害。高以諾。母托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姪譙抑而后。

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
相得甚歡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詞舌嘲啁常聒於
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媪聞之心弗聞也潛責其子為
女所聞大志詬罵彌加生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棰逐出
戶闔其扉生啜門外不敢叩闔抱膝宿簷下女從此視
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
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夫歸樊慚
懼晚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上邀歸
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
款婿酬歡甚殷日暮堅止宿留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

曙辭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掩飾彌縫。自此三五日暫一寄
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
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謔諸其子。樊曰。婿昨夜宿僕家。不聞
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知。
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
氣。言閻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立門
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
焉。月餘頗相安。翁媪竊慰。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
痕。父母明知之。亦忍不置問。一日生不堪捱楚。奔避父所。苦
然如鳥雀之被鷓鴣者。翁媪方怪問。女已橫挺。進入竟却。

翁側視而審之翁姑涕淚略不顧瞻推至數十始悻以去
高遜子曰我惟避竄故柝爾已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
徙倚無所歸母恐其折挫行死今獨居而給之食又召樊來
使殺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
衣去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娘相繼死女恨之亦不臨
弔惟日隔壁噪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知生自獨居若
離湯火但覺凄寂暗以金啗媒媪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
以夜火之女微聞之詣齋媪罵生力白其誣夫以天日女始
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姬自齋中出適相遇急呼之姬神色變
異女愈疑謂姬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有隱秘撮毛盡矣

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拘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筍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奴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心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去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促坐其道饑渴女默不語生曰暗中索其足曰山上一觀仙容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觀面而不識也躬自促火一炷則江城也女惧失色墮燭於地長跪齧齧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卧以下床醒則罵之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囊帽不能為人女批頰而叱去之

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通諸生長妙，平善訥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為人狡黠善辨，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如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閨戚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惟適葛所知而不禁。一日，適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顧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甚於僕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見其光，踣徒欲走，杖起已中腰脊，三杖三蹶而不能起，昏中顛血流如瀉。二姊去，生蹒跚而歸，妻驚問之初，以逆姨故不敢遽告，再三

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縫楚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携婢還去。抵葛家，二婢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繫之，仆裂袴而痛楚焉。蓋落唇紗，遺失渡使。女返二婢，羞憤遣夫赴愬於高。生趨出，極意溫卹。葛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婢婦不仁，幸假手而懲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野合，反竊之與外人交好，此等男，死不宜打。然耶疾呼覓杖，甚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間以閨牀相譏，頗涉狎。襲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以利不可堪，奄存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

呻吟而哀之。則羹豆湯已儲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不敢飲於其家。王有酷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托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日。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所與辭。群曳之曰。聞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失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瑋。冬。重鬢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詞吐氣。備極風雅。舉座若狂。而芳蘭猶屬意生。屢以色授。為衆所覺。故曳兩人連肩坐。芳蘭陰把生手。以指書雪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上臙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

選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返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則茫然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去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禁錮益嚴屢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悞譴降為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績剪女腹開肉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為一云女母以白足踏餅塵土中叱生掘食之如是種已母以憶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歸而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不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崑公子前生為士人偶遊

其悞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
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遵教。虔誦兩月。
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鈺鼓。輒握髮出。慙然引眺。千
人指視。恬不為怪。翁姑共耻之。而不能禁。忽有老僧在門外。
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再出。見人衆無
隙。命婢移行床。翹登其上。衆目集視。女如弗覺。踰時。僧
敷行將畢。索清水一盃。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噴。莫要噴。
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吐。鼠子縮頭去。勿使獵兒尋。宣
已。吸水噴射女面。粉黛溼。上下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
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痴坐嗒然。若喪。終

日不食掃榻還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
女却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求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
使君如此何以為人乃以手撫捫生體每至刀杖痕嚙口啜泣輒
以爪甲自指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
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洒若更臍脰今回憶曩
昔所為都如隔世妾向時得母非人耶有夫婦而不能歡有姑
壻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使
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味爽即起搯衣歛器婢携簾
躬襍被促生前往叩扉女出駭問告以意母尚遲回有難色
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

泣曰吾兒何遽如此生為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
厮僕為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規如新
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媪
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每謂生曰當日一見
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
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
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矣此事浙中王子雅言
之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
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賤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

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保正
中水酒大千世界也。

○○○孫生

孫生娶故家女李氏，初入門為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
拒男子不與共榻，床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
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即白晝相逐。女未嘗假以言笑，
同室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
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給使飲焉，則惟君所為矣。孫笑
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故以酒考焉。頭置案上，入夜孫醜別
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卧移時，妻猶寂坐，孫

故作勦辱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幼喜既而滿飲一盃又復酌約盡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曰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紫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啓衾潛入層曰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環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漸時始蘇孫自此殊厭恨之夫妻避道而行相違則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人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經歲不歸即強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就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老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女不言但有浩嘆尼詰

其政具以情告尼曰此易事耳必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購春宮一憤三日後為若厭之尼去故即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甚密勿令夫婦知乃剪下園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痢狀使母噉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乃台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女強子歸宿媼往切聽三更時聲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悲聲質明女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詎也呼子於無人處妻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因效尼大疑媼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

制之法必有驗。母徙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
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却若不能寐。久之聞西人
在一床上。呻曰。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嬉笑。吃曰。不絕。媿
以告母。母喜。尼來厚饋之。孫由是琴瑟和好。生一男而女十餘
年。從無角口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起。後此
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怗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亦神矣。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
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八大王

臨洮鴻生。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黨者。負其債。不能償。得

驚輒獻之。一日，獻巨鰲，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背家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蹶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逕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更不耐，然力解，不能脫，問汝何名，嚙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冥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曰：「我馮某，非受人搥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歡，踉蹌下拜曰：「是我想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詢其姓字。

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懼飲。八大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繁擾，偽醉求寢。八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恨。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之九。僕雖不益于儕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大王曰：老夫為令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返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連鐘已動，八大王起捉臂曰：

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常見。遂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許。因以爪啗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七墳起。類瘵核。收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遂生出。八大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泐。惟一巨壑。毒蠅七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惡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矣。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組。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始。則影毀其中。磨之不能滅。

也。若改妝重煇。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公主能美。推恭其名。會主遊崆峒。乃徑伏山中。伺其下輿。始之而歸。設宴素頭。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為妻所聞。聞之肅府。王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賄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藉其家而徙之。三公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亦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公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命中貴以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媾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詞意溫惻。妃悅之。使恭公主。公主亦

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曰：「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印，帝送者逾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公主嫁焉。公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入大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若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大王醉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猶鶻。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鶻雖日習於酒，在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豈不過人遠哉。若夫已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鶻矣。古人有龜鼈，豈以為照。

鏗乎乃作酒人賦

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嚼之則厭。名爲酒。其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惟以合壺而成偶。或以爲韵詩餉。又以其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鍾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巵。彭澤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爲有神。井底卧乘船之士。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

黜因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而宵雪夜。月旦
花晨。風定塵絕。客藉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沉。細批薄
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譔則飛
花梁燕。高吟則嬰玉敲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
真。果爾。即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咎。爾乃嘈雜不
韻。俚詞並進。坐起譁譁。嘔吐成陣。涓滴爭勢。將技及
伸頸攢眉。引杯若鹄。傾瀉解。拂燈滅燭。綠醅葡萄。狼
藉不斲。病葉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惜懷。不如非飲。又有
酒隔咽嗔。間不盈寸。咄口呢。猶譏主恪。坐不言行。飲
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為甚。有狂藥下。客氣粗。勢石

稜。礫。擊。鬚。祖。兩。臂。躍。雙。跌。塵。濛。上。兮。滿。面。哇。浪。上。兮。沾。裾。口。信。上。兮。亂。火。髮。蓬。上。兮。若。奴。其。顛。地。而。呼。天。也。似。李。即。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燕。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為。之。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罵。於。灌。夫。姬。言。以。警。倍。益。眩。眼。此。名。酒。凶。不。可。救。拯。惟。存。一。術。可。以。解。醉。厥。術。縱。魚。抵。須。一。槌。繫。其。手。足。與。韆。豕。等。止。困。其。骨。勿。傷。其。頂。槌。至。百。餘。處。然。後。醒。

鐵布衫法

沙。狗。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槌。

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深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謹然並起。曳入坐。競觴之。視其肴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惟但酒味薄。濇忽遙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鷲。曰。山神至矣。即紛上。四去。李亦伏匿坎窞中。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澆淳。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而冥晦見雷公持鉞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穢若中刀斧返身疾逃極力展驕不得去顛倒庭際擊聲如牛天上雲漸低與簷際雲中蕭亡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澍身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戲縊

邑人某能健無賴偶遊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遊者曰我能令其一笑衆不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與塙頭抽梁燕一本橫尺許解帶掛其上

引頸作繸狀。婦果過而晒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其猶不
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幹自經
不亦奇哉。是。可以為倏薄者戒。